

记录年轻战士面对死亡的战火磨砺

展现时尚青年挑战极限的魔鬼训练

王 刚◎著

红色士兵

HONGSESHIBING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红色士兵

HONGSESHIBING

王 刚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色士兵/王刚著, 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80240-073-3

I. 红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7958 号

书 名	红色士兵
著 者	王刚
责任编辑	潘爱平 俞杰
装帧设计	尚农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北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390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


第一章

1

人间四月，是希望的让人眩目和忘情的季节。

春天彻底揭开了她的面纱，花儿正艳，风儿正轻。就连雾霾也尽显得温柔。四月是慷慨的，把美的极致送到人间。四月的空气中弥漫着生命的律动，四月的阳光下，折射着青春的蓬勃。一切美好的时光都是短暂的，转眼之间，岁月会将这美好带走，人们于是再经历一年漫长的等待。

四月雅称乾月、农节、梅潏、表候、清和月等等，在齐鲁大地文人墨客的笔下，此时正是柳絮纷飞，槐香四溢的大好时节，一年四季在于春嘛。

风和日丽下的泰山巍峨的山岳。南天门前十八盘，一队赤膊的壮汉，正一步步艰难地登攀。他们肩上、背上与那些步履沉稳的“担山工”们不同的，与那皮肉接触的是一门钢炮的部件。口令依旧洪亮，整齐的队伍中却不时有些零乱的动作。

青松挺立，翠柏环绕的一块空地前，口令声依然那般洪亮。

带队的连长齐大龙脸带愠怒，恨铁不成钢地喊着：“怎么个意思，没吃饱还是怎么地?! 瞧就这五公里就成这熊样了!”

队伍中传出不太稚嫩的小声：“这可是泰山上的五公里……”

齐大龙生气了，露出发黄的稍大点的门牙：“有屁放在当



面，别在肠子里打转！我不聋！我也不浑，这是在五岳之首的泰山上，可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兵，咱战区能有几个特大！”

齐连长说的特大就是战区唯一的特种作战大队。

战士们不吭气了，几个战士挺了挺腰杆。

齐大龙也稍稍喘了口气，又提高了嗓门：“我刚才在半山腰就听人叨咕，说‘牙头’太不是个东西，把你们往死里逼！呸！我牙大，那是吃我娘的奶长大的！又没吃你娘的奶！和你有什么关系。”队伍中有人在乐，他却还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我是往活里逼你们啊！一旦打起仗来，没有一个好的身板，你凭什么把对手放倒哇！”

队伍中鸦雀无声，每个战士都清楚这个道理，即便战争眼下离他们还很远。

齐大龙说着说着倒来了气：“论学历你们可都不低，有大学本科的、专科的，最不济也是个高中生，论智商、能耐，一个赛一个，可怎么这体能训练就是上不去！是吃多了，还是欠练！”

“欠练！”一战士懵懵地道。

这话顷刻招来一片反驳声。“欠揍！”“累糊涂了！”“……”队伍像炸了锅。

齐大龙开脱道：“这位战士就算是累懵了，其实啊，还是一句话，太欠练了！这样吧……”

战士们瞪起了眼睛，生怕他们的指挥官做出新的决定，亮出改变这种“欠练”的措施。

果然，齐大龙厉声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！……”

“报告！连长……”远处跑来的通信员栽倒在山路上。

齐大龙忙跑上去拖着他呼唤：“小刘，通信员！”

通信员晃晃悠悠站起来：“没事，齐连长，大队部来传真……”他将一传真递上。

齐大龙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好久没跑这么长的路了。有点像蹲久了，猛一站起



来，头不过血。连长，你快看看，大队部命令一定要马上交到你手上。”

齐大龙问战士：“你们谁还有水？”

无人应答。

齐大龙大声：“谁的水壶里还有水！”

战士面面相觑。

齐大龙心知肚明，气得眼里冒火：“刚一起跑就倒掉了，偷懒磨滑的本事不小啊！是不是，好……你们按咱们刚跑的路线再来一圈！”

通信员催促：“连长，你还是快看传真吧，叫你在晚饭前去大队报到！”他急把实情先道出来，他知道这贻误战机要比偷窥点情况严重得多。

齐大龙一惊：“什么？这么急！”他猜想领导一定是又有新任务了，要不，不会直接将传真命令发到连队的。

齐大龙匆匆洗了把脸，把两套训练服往背囊里一装就出了营门。还算走运，正赶上大队部来了辆拉弹药的大卡车，他二话没说，跳上车就走。

在赶到大队报到之前，他要见一个人。这人就是和他一起从Y国魔鬼营历练出来的“猎人”，后去学院培训了一年，现正在连队代职，他就是公占全。

公占全一见到他就欣喜地道：“大牙，可叫你说准了，这不，动真格的了。全军猎人集训即将展开，咱们战区加我一教员共去八人。晚上的火车，大队领导还要动员一下，我还怕你赶不回来了呢！”

齐大龙记得一次战友们聚会，他打赌我军肯定也会搞“猎人”集训，这可是军队发展的走向啊！但他还是感到有些突然：“这么急？不过，部队是得训一下了。公参谋，基本情况知道多少？”

公占全摇头：“几乎一无所知，从这次快速反应报告的情况看，有一点敢肯定，总部这次是玩真的了。”



“猎人”集训，多少特种战士梦寐以求的事啊，齐大龙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，他接到命令，叫他即刻收拾行装，交接工作，于明日一早乘南去的列车，到南方战区某地报到，参加全军的“猎人”集训。“猎人”对这位老辈曾是猎人的齐鲁汉子一点都不陌生，他深知这词的涵义，他并未继承爷志——这行当到父辈就已经被淘汰。社会发展了，有些行当倒退化了。猎物没有了，这靠打猎为生的人也就只好改行了，而且政策明令禁止不准干了，这就是规律。可部队这所大熔炉却将他锤炼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猎人”。他曾代表所在部队赴Y国，参加他国国防军组织的“猎人”学校。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最具代表性的特种兵集训，是堪称魔鬼训练的一种非常规训练。在那里他和他的战友还创造出了令外军翘首称赞的好成绩，拿到军事留学生的证书。在Y国集训的毕业典礼上他被授予“猎人”称号。

学历高了，可智商却挺低。齐大龙怎么也琢磨不出总部这次集训的意图，它来得太突然了！但他心里异常地高兴，现在是该好好地训一下了，现在的兵啊，他一个动作示范了多少遍，可还是无动于衷。论文化都在高中以上，有几个还是大学生，可怎么训都不达标。他从心里着急呀！

2

恰逢春意正浓时，黑龙江最北端的某训练基地，官兵们正在清理着去冬的最后一场雪，南方扬花，北方飞雪，这是地理课上对祖国之大的最好注释。

参谋安德广将近来一切不愉快的情绪全部发泄在拼命干活中。地方报“星运指南”栏目里说他去年一年桃花盛开，运程极大，可真实情况却是两口子打得热火朝天。焦点居然是老婆说他满足





不了她！安德广这个气都不打一处来。满足不了是什么概念？挣的钱在本地劳动阶层中算是上上者，不愁吃喝；房子，部队有，对方也有，人均在五六十平方！感情生活也算和谐，强壮的军体教员对艺术骨干，每天都将精力消耗在床上，还岂止在床上！这还不满足？真让安德广迷惑。

“报告，安参谋！”一战士把他吓了一跳。

“你不能小声点！”他的声音比战士还大。

“安参谋，观察哨观察，十公里处正有一吉普朝我哨所驰来。”

“怎么判断？”

“像是师部领导的车。”

“师部领导？”有点意思，安德广知道，春节一过各领导机关的领导们都该往基层跑了，检查工作，部署下一阶段任务。可师领导直接到这一线哨所来干什么，又没有一点消息，说不定是来突击检查的。他忙叫住那战士，小声地交待着。赶紧按迎接上级突击检查的预案准备，有备才能无患。

军用吉普车在雪地里艰难行进。

车内，参谋长对司机道：“停车。叶参谋——”

车后尾，精悍潇洒的青年上尉说：“到！”

“前面应该就是 895 高地了吧？”

“应该是，参谋长。”叶参谋又在地图上验证。

参谋长从车上跳下，环顾着皑皑雪地自语：“安德广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”

语言未落，路两旁的雪堆中冲出几个战士，高呼：“不许动！”

叶参谋忙站到一雪堆上，喝到：“你们眼瞎了，参谋长来了，还不报告！”

陡地那“雪堆”跃起，将叶参谋掀翻在地，安德广一身白伪装服：“你才眼瞎了，老叶，你这一脚跺地，我差点把腰弄折了，怎么招呼不打就闯到我们的埋伏圈里了。”

参谋长解围：“安德广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们大老远地来，可

不是来检查你们潜伏课目的。”

安德广敬礼：“报告参谋长，侦察参谋安……”他的报告被参谋长制止了。

参谋长说：“马上交接一下，跟我走！”转身对叶参谋说：“一、二、三营的人都到齐了吗？”

叶参谋说：“都到齐了，就等安参谋了。”

安德广这才醒悟：“这……参谋长，你不是来抽查我的课目的？”

参谋长道：“你面子挺大呀，你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，实话告诉你，是总部点的将，让你担任‘猎人’集训的教官，时间不多了，上车再说！”

汽车在行进，吊在照后镜上的毛主席照片的吉祥物在不停地晃动。

知道情况后的安德广说：“让我回家收拾一下，起码带上我在团外的笔记什么的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明天一早的飞机，恐怕连家都回不去了，”参谋长顿了下，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安，我无意的，你的事我知道了。”

安德广：“在离婚书上签完字，心里倒是踏实了许多。”

参谋长倒是很坦诚地：“嗨，咱们在处理家庭问题上还是外行啊。在这问题上外行可是领导不了内行。”

安德广说：“想想当初，我真不应该结这个婚……”

参谋长：“屁话！你爸要犹豫着，现在还没你说话的份呢！”

3

说到结婚，天安门广场上天天都有一对对新郎新娘的身影。



新人们的心愿显而易见，有这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见证，这生活前景会有多宽阔呀！这不，来自岭南某部的年轻干部甘露携新婚妻子也来到广场。

朋友们簇拥着甘露夫妇，甘露着便装，他们拍结婚照。

一位穿着时尚的朋友说：“甘露，现在谁像你们还跑到这里来照结婚相。”

半天不吭声的甘露新婚妻子说：“他妈呗，还一定要把毛主席像照上。说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监督着我们的幸福……”

甘露说：“我妈一辈子都在湘西大山里，一心想着有一天能来北京，可没那福分啊。”

“叫她老人家来一趟不就得了吗！”朋友好心地說。

“这……”甘露沉吟一下：“不谈这个了，来……赶紧照，一会儿还要去长城呢！”

朋友手中手机响，朋友接，问甘露：“徐彬来的。接不接？”

甘露摆摆手，继续准备着拍照。徐彬是他的好友，在大队政治处当干事，恐怕又是调侃，这阵子顾不上他了。手机又响，朋友问甘露：“139024……接不接？”

甘露妻：“不管它，关了算了。”

甘露想想，一怔：“别，快给我！”他抢过手机，“喂，是我，政委啊。”

手机里传来政委的问候：“甘露，婚结了吗？”

甘露：“正在进行时。”

政委：“结了就好，你听着，有件事大队长让我征求你的意见……”

甘露的脸由庄重转为欣喜，大声道：“行，我马上赶回去。不用请示，她会同意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事，也许和结婚一样，人生难得一次……”

甘露的新娘子被他说懵了：“还想结一次？”



4

炸点腾飞，枪声激烈。一株芭蕉被拦腰炸断。直升机的巨大旋流将一片南疆独有的野花吹得遍地飞扬。侦察营副营长覃劲带着一队战士从直升机上滑绳降下，他指挥着战士占领阵地。

这是一场带有实战背景的演练，按套路已进入尾声，覃劲指挥战士休息。突然从草丛中冲出一队“蓝军”。

为首的丘兵兵喊：“缴枪不杀！你们被包围了！”

覃劲不屑一顾：“得了，演练结束了。”

丘兵兵：“如果结束，那结果就是你们输了。覃营长，你们下来一点战术背景都没有，一点敌情观念也不带。”

覃劲平时最怵头这些学生兵，常出些离奇古怪的招，还叫你接得烫手。他嘴上无话可答，心里在想：你一个刚从军校出来的小屁孩在我面前谈什么训练，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我在兵窝里混了30年，还不知道怎么个训法？

丘兵兵不依不饶地：“营长，像大家刚才一味盲目地冲下来，既不认真搜索，也不严加防备隐藏之敌，打起仗来是要吃亏的。兵法上早就有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说法，没有预案，甚至连一点警戒心都没有的训练是形而上的和教条的……”

覃劲恼火了：“你有完没有？”

丘兵兵：“营长没明确表示，我就没完。”

覃劲气急败坏地：“算你赢了又怎么样？请我吃火锅？”

丘兵兵不依不饶地：“我赢了，该输的请……”

直升机又下来。覃劲一乐：“行了，我没空和你较真了，拜拜吧。”

直升机上的人朝下喊话：“请一营一连一排长丘兵兵马上随覃





副营长返回演练指挥部……”

丘兵兵大声地答：“是！”

覃劲暗道：“嗨，这丘兵兵算是跟我膘上了。”

“膘上好啊！”南方战区演练指挥部帐篷中，军区副参谋长方楚对众部长、处长及参谋们道。“下一步，咱们可要和众多困难膘上了！总部既然把这次集训的重任放在我们军区，是对咱们的信任和期待啊。”他拿起设计好的胸章和臂章，“这样的训练在我军尚属首次，是紧贴军事斗争的实际，积极探索借鉴外军特种部队作战训练的有益经验，推动我军特种部队训练改革深化发展的重大举措。”

步侦处处长况彪递过一杯水。

方楚喝了一口，问：“成部长看地形还没回来吧？”

况处长：“还没有，成雄部长一方面定地址，一方面带着先头部队在安营扎寨。”

方楚：“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嘛。这次行动由成部长主抓。通知他，八小时后，我赶过去和他开个会，就训练方案和方式研究个最终意见。”

况处长：“首长，这……单程去到两广边界的十万大山就要四个小时，而且走夜路，不太安全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方楚不悦，“亏你还说得出口，我们都不安全，谁还安全哪！国家留着咱们干吗，再说，还有你们哪！打个电话通知成雄部长，就说我准备赶过去。”

况处长：“是。信号不一定能收到。”

“这我可不管，你们想办法通知他。我看，咱们的集训就从现在开始吧。”

5

“猎人”训练营地骤间落成，寂静的山林霎时喧闹起来。有人说这是特区速度，有人说特区还是学的咱的。

营区旁的一排旗杆上，红旗猎猎随风飘扬，旗上标着各自战区的名字。

掌声雷动。方楚在开训仪式上讲话。面对列队整齐的“猎人”们，他声若洪钟：“我代表南方战区欢迎来自全军的‘猎人’们。”

又是一阵掌声。是特种部队战士的掌声，他甚至能听出掌声的地域特点。

“我面对的有‘东北虎’、‘东方神剑’、‘东海飞龙’、‘猎豹’、‘南国利剑’……都是咱们全军的精英啊！你们中有的去过土耳其，有的去过以色列，也有的去过委内瑞拉，是为数不多的军事留学生。大都亲自体验过外军特种部队的魔鬼训练，领教过什么是挑战极限，什么是没有死亡的死亡战斗。你们中还有的曾代表全军赴爱沙尼亚参加过‘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竞赛’，为国争了光。你们要把各自的高招都亮出来，这就是这次集训的宗旨。很简单，就是要借鉴外军特种部队作战训练法的有益经验，探索我军特种部队训练的新路子，着眼实战需要，立足现有装备和条件，演练特种小分队敌后侦察作战的战法和训练，探索体能，技能，智能，心理和作风融为一体的训练新方法和新路子。你们作为种子，要使集训的种子在全军开花！”还没等掌声响起来，他又补充道，“我还强调一点，要原汁原味，学人家吗，就要从基础上学，以后怎么个发挥那是我们的事。”

这是一次奇特的动员，大家都站着，领导们站着，教官们也一色黑色汗衫，精神抖擞地成排站立着。





方楚继续道：“现在请我们‘猎人’集训队大队长成雄讲话。”大家鼓掌。

没有扩音器，没有麦克风。成雄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嗓音有些沙哑：“咱们集训队有99人，50多名大专生，近30名本科生，还有2名硕士，可一旦走进这个大门，那就只有‘猎人’，没有职务，没有姓名，只有编号。通过这两个多月的集训，我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是差一个不到一百的真正的‘猎人’！”

集训队员以掌声回应着他们领导的期望。

成雄突然问：“你们谁知道委内瑞拉国防军‘猎人’学校的校训是什么？”

“报告！”教官队伍中有人叫。

“好，请‘猎人’13号回答。”

“委内瑞拉国防军‘猎人’学校的校训是：从这里走出来的是世界上最勇敢、最顽强和最有头脑的战士。”13号齐大龙大声答。

“回答得很好”，成雄道，“最勇敢、最顽强、最有头脑。可我们集训队的口号多了一条，这就是忠诚，最忠诚。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！”

“对！”方楚指着标语牌上的誓言道，“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军人的天职，我们始终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‘团结拼搏’是这次集训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未来作战中要遵循的本质，只有团结协作，不畏艰险，才能克敌制胜。‘战斗’，意味着一个战士的姿态，战斗的作风，从实战出发，从高从险从难从严训练，以实际行动证明你是一个过硬的‘猎人’”。

集训队员们齐声呼出：“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团结拼搏，猎人战斗！”

这口号出自五湖四海年轻战士们的胸腔，呼出他们的一片赤诚，一派雄心；这口号飘荡在南疆大地上，和着西南滚滚而来的春雷。春天近了！

6

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落在草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落在帐篷上则嘭嘭地像敲鼓。入夜的营区四周黝黑，没有丁点亮光，山野里的夜啊，充满了沉闷、恐怖的感觉。

十班的帐篷内，静悄悄的。队员们各自在灯下写着日记，有用笔记本的，也有用电脑的。一样认真，一样激情。

别看覃劲五大三粗，一手字写得相当漂亮，他常说，字认得不多，每个都要写好。他正是用每个字来表达着他的心声：“集训队里属我的年龄最大，职务吗，也算最高了。图个啥？我一时也说不清，我就是想在特种作战上再上一个台阶！还有就是看看我还有多少极限，我就是不服那些年轻人……”

“猎人”82号小吴端洗脚水来：“营长，洗脚，放在哪儿？”

覃劲急了：“我是‘猎人’99号，怎么转头就忘了！”

小吴端着水：“我……我，习惯了，9……99号，这水放在哪里？”

覃劲还数落着：“我说‘猎人’82号，我没有手吗？这让领导看了多不好，还以为把基层的不良习惯带到训练队来了呢！你还是自己洗吧。”

小吴实在地说：“我已经洗了。”

“那就……帮助一下‘猎人’81号吧。”覃劲朝丘兵兵嘟嘟囔囔。

丘兵兵在打电脑，头也不回地对端着脸盆过来的小吴说：“是‘猎人’99号叫你来的吧？”

小吴：“是，‘猎人’81号。”

“放在这儿吧。”丘兵兵看着走去的小吴。摇摇头，继续敲他





的字，屏幕上出现他的日记。

“我们集训队长精明强悍，曾在驻港部队呆过，是个老侦察兵。教官们也是来自各大军区和军事指挥学校的精英。不过负责我们体能与意志训练的是安教官，曾在 E 国特种部队魔鬼训练营学习过，听说刚离了婚，这个在婚姻上受过创伤的男人，能让我们有好果子吃吗！”

作为“猎人”集训的组织者们深知他们肩上担子的分量。夜深了，成雄组织教官们还在研究。

安德广发言：“外军猎人集训教材上可以完全借鉴，可施教方式上难以完全照搬。那些职业教官们的确有些不近人情，嘴里骂骂咧咧不说，还拳打脚踢侮辱人格，我觉得，咱们不能这样……”

教官蔡迪康说：“上级提出原汁原味地借鉴，我看粗点没什么。该骂就骂，上不去该踹还得踹！”

安德广：“我不同意这种照搬，领导意图是在原则上要保留原来的风格，而不是绝对，如果绝对原装，那咱还得用外语呢。姥姥的。”人一激动免不了带上口头语。

甘露：“我同意安教官的意见，我们要学外军的精华，从苦、从难、从严上下功夫，而不单求表面。我在 W 国“猎人”学校学习时，有名教官嘴里叼着雪茄，手里拿根指挥棍专打猎人的要害部位。”

申教官：“对，最后发现那家伙心里有障碍。”

成雄拍拍手：“大家别扯远了，你们的教案上级都通过了，但还要再不断完善。但有一条，既要严格训练，又要注意安全，绝不能有一名猎人减员！”

7

夜半。况彪在打电话，显然是在向上级首长打小报告。

“是，百分之百是要出事的，首长，这次训练的难度真是太大了。我看了方案，有很多事上我们很难控制，不出个事故才怪呢！……是，这些是抓不住的，要拼命就会出人命，首长，对，只有你能阻止他，他曾给你当过警卫员。什么，你不便干预，嗯，好，你出面劝劝就行……是。”

他挂断电话，想了想，又拨动了电话。

电话出现“暂时未接通”的声音。

况彪暗喜。忙在电脑上打字：请转成部长：接军区首长电，‘猎人’集训慎之又慎，参加者乃全军精英，绝不能出任何问题，如有伤亡，惟组织者是问。

他打电话让操作员进来，况彪命令：“立即传真发往‘猎人’集训驻地。”

操作员走了，况彪抓起给司机班的电话：“小王，车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咱们马上去集训队……”

工作会议告一段落，成雄走出门外，欲活动一下身体，天气一变他的关节就隐隐作痛，似痛风，又像风湿，也许是二者合一。有一点是绝对的，腿一痛天就变。甘露见他腿极不利索，忙道：“成部长关节炎又犯了吧，我去叫医生。”

成雄：“甘参谋，我吃点药压一下就行了。明天恐怕有一场大雨，这将会给刚开始的训练浇一场冷水啊。”

甘露：“是啊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势必会使训练受到冲击，我已听到一股风，对训练很不利啊。”

成雄：“是呀，又要回到那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上去，妄想。”

甘露：“成副部长，有句话不知道当……”

成雄：“你就别讲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无非是这场训练关系到我的命运，我的仕途。可为什么就不想想我们军队的前途，我们国家的命运！不建立一支最精、最强的特种部队，我呆在部队还有什么意思！”

